

<<上帝的坏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上帝的坏笑>>

13位ISBN编号：9787214058478

10位ISBN编号：7214058472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迈克尔

页数：215

译者：罗尘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上帝的坏笑>>

内容概要

《上帝的坏笑——大病毒时代来临》是一部融人类学、文明史、医学思想、医学状况、医生人物、民间传说和人类灾难史为一体的通俗易懂的医学史著。

它讲述的是瘟疫的历史和人类对抗瘟疫的精神史。

它全面回忆了自古希腊以来人类面对过的各种瘟疫的特征和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医学的进步，病毒的威力和文明的演化之间的关系，为人类认识瘟疫的真面目提供了蓝图，为防治瘟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上帝的坏笑>>

作者简介

霍华德·迈克尔，1944年出生于英国，1968年在哈佛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留居美国。1970-1975年先后在维也纳学院、帕多瓦医科大学、佩鲁贾大学访问讲学。现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医学史研究专家。

<<上帝的坏笑>>

书籍目录

罪与罚——写在最前面 瘟疫：病菌在与人类躯体一同进化 耶稣的预见言：你们不能离开耕作的土地 一种对罪的惩罚，一种福的解脱 一场战争，一起大瘟疫，一座古城 对一只绿色猴子的怀疑 皇后也扔下了病榻上的丈夫 蒙古军队西征的“生物武器” 老鼠和跳蚤传递屠刀 把恐惧带到每一个灶台前 “鞭笞者”——14世纪的另一场“瘟疫” “离奇失踪”的出汗病惊现英伦半岛 天罚，可怕的天罚 依圣经的训令处理麻风病人 “我最有罪！”

蓄须、白面的羽蛇神已经出现 印第安人成片成片地倒下 刺向白人殖民者的致命武器“大病”仅限于在亚洲发作 “雪医生”的观点 霍乱第六次周游世界 政府坚持说：没有瘟疫 对蚊子保持敬惕 大流感在1943年在北京霍乱 决斗前的准备：把自己全部脱光 弗莱明偶然发现“盘尼西林” 嗜睡病，已成为帝国事务的重中之重 马尔堡势，拉沙势 埃博拉病毒大规模流行 宿主？

卡洛米斯大灰鼠？

非洲人真的与猴子做爱吗？

没有人能“使相爱的人胆怯” 国家行为与瘟疫武器沙漠风暴行动！

伊拉克生化武器这个“寂静的春天”！

全球升温，瘟疫北上 亚洲虎蚊在美国安营扎寨 军队以何种形式与对手相遇？

城市越大，危险越大 另一个角度记录人类的瘟疫史 “艾滋高速公路”仍在重复中世纪的错误 一种胜算极小的赌博 附录01：SAES拯救和启示 附录02：甲型H1N1流感的个人防护与治疗 附录03：我们还将与死神赛跑下去

<<上帝的坏笑>>

章节摘录

瘟疫：病菌在与人类躯体一同进化 人们可以在宗教上相信人类的精神与神灵存在某种秘密的联系，并倾向于确立人在生物圈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基督徒认为上帝用黏土创造了亚当；佛教徒把人类的存在和繁衍归结为无穷的精神轮回；其他宗教把人看做神的神奇造物，等等——但事实上，无论人们信奉怎样的理念，精神之外的身体却只能与物质的细胞和病毒相伴。

数百万年的进化使人类拥有了非凡的技艺，但人们仍然无法摆脱外在物质世界对身体的侵蚀，随时都在与无穷种类和数量的细菌或病毒进行抗争，以维持生命的有限存在。

假如某种细菌或病毒攻击了某一个活着的躯体，并使这个躯体承担生命受损的病苦，这就是个体疾病。

这样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在办公室打一个喷嚏，或在驾车时忍受发烧——这样的疾病人们通常都能承受，当然，也有很多人因为个体疾病而死去，或在某些细小的症状下发生意外。

然而，当某些残忍而狡猾的细菌或病毒攻击人类后。

却可以将疾病演化为一场群体性的伤害和死亡，并在很大的范围内蔓延开来，这样，个体疾病就变成了令人恐惧的瘟疫。

自有生命体以来，生物间的相互屠杀就从未间断过，瘟疫就是细小的病毒对动物或人类的集体屠杀，科学家已经在距今9000万年的鸟类化石中找到了传染病的证据。

从人类刀耕火种以来，瘟疫始终卧于文明之床的榻侧，并随时随地突然苏醒过来，将其剧烈的繁衍活动侵入到人类的躯体中，从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一轮又一轮的灾难。

约在1万年前，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并驯服一些动物：猪、马、牛、羊，这些动物为人类带来了新的病毒；农业的发展和人类的活动开始产生新的群体性疾病；耕作、迁徙和战争等活动，又将土地和森林中的病毒引向了人类生活圈，为瘟疫的起源打下基础。

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肺结核所形成的瘟疫在北非和欧洲已经十分流行，而最早记载大规模瘟疫发生的，则是4000多年前的尼罗河岸边的埃伯斯纸草书，里面对一场可怕的瘟疫有着十分详尽的细节描述。

因此，我们瘟疫起源惟一可说的就是：瘟疫，就是病菌在与人类躯体一同进化的过程中，随时可能对人类进行集体屠杀而形成的可怕灾难。

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无法改变这一状况。

繁茂的热带雨林中藏有大量的病毒，人们生活方式以及自然环境的改变使它们奔涌而出。

飞机旅行、砍伐森林和全球变暖，正使新病毒突然间横在了人类的道路上。

那些地理上的屏障——海洋、山脉、遥远的距离，这些因素曾经阻止过疾病的传播，为人类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区域，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能在半天的时间里不与他人交往。

这一现象在20世纪中叶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在不断地加剧——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延续着瘟疫的起源过程，并且已经使病毒进入其演化的黄金时期。

瘟疫屠杀人类的数目是惊人的，它超过了其他一切灾难的总和。

在中世纪以前，这些数目是无法确知的，但仅在1351年黑死病消退时，已有大约3 000万欧洲人死亡，1/4到1/3的人被消灭。

据估计，这一时期伦敦原有的6万居民损失了35 000人，而在莫斯科以南的斯摩棱斯克，仅有5人幸存。

最可怕的是人们死亡的速度。

在中世纪黑死病时期的巴黎，每天有800人死去，维也纳是600人，而法兰西的吉弗里每天死亡1500人。

在欧洲的主要大城市中，惟有米兰幸免于难。

在南地中海和黎凡特，死亡人数相近：编年史家报告说，1347年至1349年间埃及和叙利亚损失了大

<<上帝的坏笑>>

约1/3的人口。

直到20世纪中叶，埃及的灾难仍在循环发生。

往东，它蹂躏了中国，仅在1353—1354年一年间，就毁掉了中国几百万的人口。

在人类历史上，黑死病、霍乱、天花等瘟疫都留下了惊人的死亡数字。

据估计，人类文明史上所有死于瘟疫的人口至少占到总人口的20%，而新型的瘟疫——如艾滋病，也在加剧这一数目的增长。

1986年，伦敦中心医院的安妮·约翰逊医生和迈克尔·阿德勒医生在分析得出数据后预言，到1992年，英国将有3万人被HIV感染，累计死亡人数为9000人。

而事实上，1986年至1992年间统计的新感染HIV的总人数为14119人，而到1995年底为止，也“只有”7346人死于艾滋病。

1986年6月，美国卫生部曾经预测，5年内美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将以10倍的速度增长，而当年实际死亡数目为12000人，到了1991年，也就是5年后，死亡数目上升为36242人。

同时，这种计算还显然存在问题——也许一部分的原因是1986年艾滋病死亡人数几乎是1985年的两倍，而艾滋病发病人数从1982年到1985年则逐年翻番，例如，从1985年至1986年，该数字从11843人跃升为19149人。

另一方面，这些预测没有考虑到公众教育的效果，以及疾病在高风险人群中的自我限定性。

同性恋社区的人有时也会勇敢地劝说他们的同伴小心病毒的威胁。

这些因素都使艾滋病发病和死亡率没有达到预测的高度。

教育努力已取得一定的成功。

在1996年12月《时代》杂志对美国成年人所做的调查中，已有90%的人同意“艾滋病是每个人都需要忧虑的事情”。

1992年至1996年间，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HIV和艾滋病感染率分别以13%和14%的比率下降，而在欧洲只增长了2%。

在美国，1996年内新的HIV感染绝大部分（83%）来自同性恋和静脉注射的吸毒者。

预测疾病扩散和统计瘟疫死亡数字，最困难的一个方面是了解它们曾使哪些人死亡、哪些人活下来，以及为什么。

在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中间野火一般蔓延，因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免疫系统已被连续的性传播疾病所损坏，而抗生素疗法又使事态更加恶化。

由于相似的原因，艾滋病也可能在今日的中非和南亚肆虐起来。

这些地区的人不断地遭受有害菌、病毒和寄生虫的侵扰，而那里没有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标准，清洁的饮水也十分稀少或者根本没有——人们的身体都已到达可以承受的边缘——这种状况实际上也是人类史上所有的瘟疫所共有的。

耶稣的预言：你们不能离开耕作的土地在古代人们的认知中，瘟疫的灾难来源于人的罪行；另一方面。

它也对人类的未来作出了预言：背叛土地和自私心，只能使人类得到更多的惩罚。

古罗马人将麻风称为“Zarrath”，《圣经》中称为“Lepra”，后者是现在已经通行的名称。

此病在世界上流行的历史十分悠久，传播广泛，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步，五大洲的各国、各地区都有麻风病人存在。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0年统计，当今全球约有1150万麻风病人，已登记数为530万，其中1/4以上有畸残，而在他们当中，98%以上的病人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的贫困地区。

另据估计，还有10亿人口居住在麻风患病率高于1%的流行区里，因此，麻风至今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社会问题。

在公元前2400年的埃及纸草书中，“set”，一词可能就是指麻风。

公元前1350年，由苏丹及达法来的黑人奴隶中已有麻风病人，而到了拉美西斯二世时，麻风病已经开始流行。

约瑟记述说，在埃及第四代法老的王宫遗址内发现的陶罐上，有类似瘤型麻风“狮面”的刻绘，经考证陶罐的年代确认，该时期相当于公元前1411—前1314年。

<<上帝的坏笑>>

根据穆尔等学者的记述，在公元前1400年时的梵文典籍《吠陀》中，“Kushtha”一词也是指麻风，印度学者据此认为麻风在印度流行至少已有3 000多年的历史。

达门德拉虽然也提及了此项记载，但他认为在公元前600年的《（妙闻集）（Sushruta Samhita）》中，才有了关于麻风可靠的、写得很好的临床与治疗的记录。

在古巴比伦王国尼尼微城的亚述巴尼拔皇宫（建于公元前7世纪）的遗址中，人们发掘出很多刻有楔形文字的瓦片，上面已有令麻风病人远离城市的法律条文。

这说明，在当时亚洲西部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麻风已经十分流行。

中国古代书籍《战国策》引用了殷商时（公元前1066年）箕子漆身以避杀身之祸的史料，这可能是中国有关麻风最早的记录。

《论语》中也有“伯牛有子冉伯牛”（公元前544—前477年）的记录。

一个叫“伯牛”的人患了“大疾”，据认为这种病就是麻风。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11年）有关麻风的记载大量增多，例如，有一个叫豫让的刺客，就曾经化装成麻风病人对另一个诸侯国的国王行刺。

除麻风病外，另一种最古老的瘟疫就是天花，其危害人类的历史要比鼠疫等瘟疫久远得多。

<<上帝的坏笑>>

编辑推荐

《上帝的坏笑:大病毒时代来临》编辑推荐：霍乱是因为吞下了什么毒素而从肠道开始发作的。米汤便最后变干时很难发现，它沾任床单和衣服上，护士和亲属存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容易弄脏双手，如果不加以冲洗，便会在饮食时将毒物吃下去。

每一个锁在这种笼子中的人，每一个在各自窗口处的人，都要在点名和追问时露面——这是对生者和死者的大检查。

医院很快就人满为患，他后来回忆道：“我们的解决办法是让人守在门口……一个活着的病人进来，一个死了的出去。

”当时有一种流行的医治方法：由一组人专门守在病人身旁，防止他睡着——因为病人往往是在熟睡或昏迷中死亡的。

“往他们的鼻子里使劲吹风和灌浓醋，一刻别停地和他们说话。

”

<<上帝的坏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